

励志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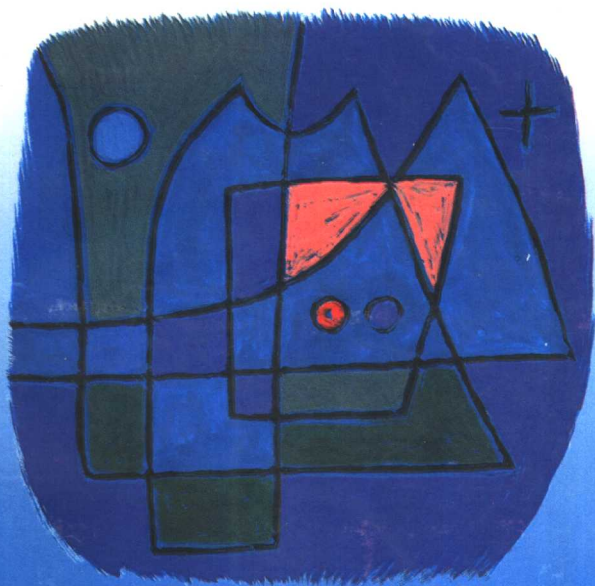
二十一世纪
人才文库



体面的人生

■ 刘绪源 著

TI MIAN DE
REN SHENG



上海远东出版社

SHI JI REN CAI WEN KU

体面的人生

刘绪源 著

印刷

10

上海远东出版社

30 元

(沪)新登字114号

体面的人生

刘绪源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邮政编码 20023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高专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25 字数95000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514-701-9/G·287 定价:5.30 元

《21 世纪人才文库》编者序言

当今中国的一代中年人，携带着对往昔的深思，负荷着今日的重任，满怀对于明天的希望，正以他们得自历史、得自现实、得自理想的信念与方法教育着自己的后代。这是历史的必然。

教育是文明的延续与发展的方式。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正在经历着现代改造的中国国民也在改变着自己的教育思想。这是一个自发的、正在悄悄发生着的精神过程。它的能够决定中国现代化建设前途的力量，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让所有的中国人感受到。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民族，如果竟然对这一精神过程无知无觉或不去形成一种有确定方向的引导，岂不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悲剧？

幸而，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这样的悲剧不会发生。信心何在？有掌管学校教学而富有责任心的教育机构在。有辛勤执教、勇于探索的教师们。有关心教育、寄莫大厚望于后代的父母在。有忧心于、奋力于民族教育事业的学者专家仁人志士在。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教育界、文化界正以各种形式协同努力，为本民族树立走向 21 世纪的一代新人。

我们几个正当中年或青年的普通编辑，同感于历史的转折，同感于对于明天的责任，遂不辞浅陋，毅然加入到这一伟大的共业中来。我们求教于高尚热忱、敬业有绩、学富功力的

教师、学者、作家、专家，与他们一起规划书稿、商讨写作，终于合作而成现在放在读者面前的《21 世纪人才文库》。

本文库旨在为广大青少年学生开掘在课程学习之外修养人格、陶冶情操、增广知识的新源泉，力使当代学生课外阅读的天地体现时代的精神，承继古往今来的真知慧识，以与学校课堂的教学活动相得益彰。

文库辟有“励志馆”——与青少年朋友谈人格、谈信念、谈志趣、谈社会、人生的大舞台。

文库辟有“科学馆”——向青少年朋友描述人类的科学巨殿的神奇、恢宏和有待于他们自己去其中遨游的广大空间。

文库辟有“艺术馆”——引导青少年朋友去感受人类追求人生真趣、培养宽宏而又优美之性情的审美创造。

文库还辟有“人文馆”——为青少年朋友展示与自然科学交互作用的人文科学研究的广阔视野，以益于他们理解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种种机缘以及贯穿其中的人文精神的发展。

毋庸置疑，将在 21 世纪成为社会栋梁的新一代公民，以其必将肩负的重任和必将迎接的挑战而观，是万不可在今天局限于由考卷分数所划定的狭隘的知识圈内的。他们应该胜过今天的中年人，他们也能够胜过今天的中年人——如果他们有高尚而坚强的人格，有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知识结构，有善于探索和开拓的能力的话！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青少年朋友们，倘若你们有足够的自信心和足够的自强不息的决心，那么，在《21 世纪人才文库》中你们一定会找到值得你们敬重而又亲切如知己的师长、友人。

目 录

前言

乏味而又新鲜的话题	1
-----------------	---

A 章

一个不道德作家的道德文章	15
--------------------	----

B 章

哈姆莱特为何迟迟不动手	35
-------------------	----

C 章

花花公子唐璜有所不为	55
------------------	----

D 章

受难者的心灵图画	71
----------------	----

E 章

玩的权力与吹牛的权力	89
------------------	----

F 章

周氏兄弟的不同选择	109
-----------------	-----

前言

乏味而又新鲜的话题

人生在世,谁都想活得体面一些。

然而,怎样才算是体面?

——体面是在唱卡拉 OK 时不走调。

——体面是在舞场上风度翩翩,独领风骚。

——体面是穿着名牌服装招摇过市。

——体面是考上一所好学校。

——体面是找到一位体面的异性朋友。

——有人苦苦地追求自己才是体面!

——毕业后到外资企业工作才体面。

——出国才体面!

——现在最体面的莫过于挣好多好多钱。

.....

关于体面,还会涌出许多不同的答案。但我说,这些都还是小体面。

体面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即使不是人生的第一要义,至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不独对于个人，即使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体面也起着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有时，因为没有顾及到体面的问题，竟酿成血流成河的战争，竟发生以无数青春和生命为代价的灾难，这样的悲剧到近些年还在不断重演。

过去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将体面问题归入“虚荣心”与“个人主义”的范畴，弄得谁也不敢将“体面”一词说出口。仿佛积极的人生，就该与“体面”作“彻底的决裂”。于是，动不动就要你“洗心革面”，要“批判”，要“检讨”，要“脱裤子，割尾巴”，直弄得毫无面子可言了，这才似乎有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希望。那正是搞“个人崇拜”搞得最疯狂的年代；那还是为了算“政治帐”可以不算“经济帐”的年代，那时，肯不肯写“效忠信”常能决定一个人的大起大落乃至生死存亡……

如此看来，抹杀或不承认体面问题，无论如何总是虚妄而不可信的。

当然，体面和权力相结合，甚至与暴力相结合，以及由此引起的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本书就不再进一步讨论了。

对一般人来说，体面也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我想，这是人类生活的特性所规定的。

人是群居的动物。人类只有在群居状态下，才能抗拒自然灾害和各种动物的袭击，才能生存和发展，渐渐由被动到主动，由狩猎和农业生产发展到今天的大工业生产。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同时也是有理智的动物。人类的情感方式与思维方式是其它任何动物所无可比拟的。

这就决定了，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自人类摆脱自己的原始状态以来，就世代在渐趋复杂和严密的社会结构中生活着。

所谓“体面”，正是这种社会结构的强有力的保护装置。正是为维护人类群居状态的稳定性，它才产生出来，才永恒地存在下去的。

我想借用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关于“笑”的研究，来阐明这一点。在那本著名的美学论著《笑》中，柏格森写道：

我们将能看到笑经常在完成它的一项主要任务，这就是提醒那心不在焉的自尊心，要它充分意识到自己，进行自觉的活动，以便使人的性格取得最大的合群性。

又说：

笑首先是一种纠正手段。笑是用来羞辱人的，它必须给作为笑的对象的那个人一个痛苦的感觉。社会用笑来报复人们胆敢对它采取的放肆行为。

这一研究甚至还深入到了各个行业，即社会对某种职业的人的普遍的嘲弄哂笑，竟也是为了社会的整体的稳定：

任何职业都使从事于这一职业的人产生某些心理习惯和性格特点，他们因此相似，也因此有别于这种职业以外的人。就这样，大社会中出现了许多小社会。当然，这些小社会是整个大社会的组织本身的产物，然而它们如果过分互相隔绝，就有损害社会性的顾虑。而笑的功能正在于抑制这种分离的倾向，它的作用在于变僵硬为灵活，使个人适应整体，总之，是

把棱角磨平。……我们可以把这一类滑稽称之为职业性的滑稽。

经过柏格森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笑是对于个人或某一群人的不甚激烈的攻击，而目的是为了使之更“合群”，使之自觉地向社会靠拢。

被嘲笑，被羞辱，当然就是不体面。

然而，体面的问题又决不止于此。

我们除了常常被“笑”，还曾经或可能被骂、被打、被罚、被抨击、被围攻……人类处置不合群的放肆，从来有多种多样的手段。既有不甚激烈的嘲笑，也有激烈的甚至恐怖的威压。哥白尼、伽里略、布鲁诺等，就都受到了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作的迫害。

不合群，就有可能不体面。而自觉地合群，积极地迎合社会的舆论，锲而不舍地去争取那为数不多却处处受人羡慕的荣誉，也就成了最体面的事。

于是，体面也就成了一种行为准则，成为社会对人的某些行为的嘉赏。这样，体面便和伦理，和人类道德问题合成一处了。

一说到道德，我们的话题就难免变得乏味起来。

我之所以觉得我们的话题仍能让人感到新鲜，是因为我不认为道德是一成不变的。此其一。

并且我也不认为道德的标准只有一个。此处认为是道德的，在别处恰恰可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此其二。

其一是从时间上来着眼的。其二是从空间上来着眼的。因为有了其一和其二，也便有了其三：合群的，未必就是道德的。

所谓“合群”，无非就是合“现在”的“这一”群。是“现在”，就意味着一种暂时性；是“这一”，就意味着空间上、地域上或曰“文化圈”上的局限性。

超越了这些局限，我们将会看到，道德并不是绝对的或抽象的，它是很具体很现实的东西，它是流动的、多元的、互补的……

只是，照现在这样写下去，我们很快就会陷到纯理论的探讨中去了。理论总是灰色的。让我们赶紧绕开它吧。

还是让事实来说话。事实总要丰富和有趣得多。

先来看发表在同一张报纸同一个版面上的两篇文章，看看“合群”的行为有时竟会是何等地“不体面”。

第一篇是著名女作家陈祖芬写的，题为《帮帮忙》，写的是1993年盛夏她要离开上海回北京去的时候，所碰到的一系列尴尬的境遇。

为节省篇幅，我们直接跳到文章的最后那几段：

上海新客站进口处，摆着两行长桌检查行李。怎么这样？不过终究奉公守法惯了，这么想着就已经乖乖地举起我的大行李包重重地放到长桌上。一位大妈用热哄哄汗淋淋的手拉开拉链，把整条热哄哄汗淋淋的胳膊伸进口袋，一件一件掏出东西看，然后整条胳膊在里边掏，像一个长柄勺在搅一锅粥。我塞得紧紧放得好好的各种上海工艺品和服装全变成汗淋淋热哄哄的一锅粥了。天，我不能想象新潮的上海会有这样原始的检查。那个“长柄勺”显然碰到了一个铁硬的方盒。眼看她就要把这个炸药包从底部掏出来，那我这个行李袋里所有心爱的可爱的物品全都

要天翻地覆慨而慷了。我说那是一盒月饼。我想我那声音像是告别这个世界前的一声叹息。

在这个慢慢把人的精神搅成一锅粥的检查过程中，我的女友早拉着我的小箱快捷地从两行检查桌中间径直穿越过去了，远远地怒怒地站在里边等我。

.....

世上的事，总是连锁的。人在落后的环境里，也会落后起来。当我傻傻地让检查员检查之后，我女友忿忿地说我：你怎么像个呆头呆脑的外来妹？

哦，帮帮忙！

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不难读出这位“奉公守法”、“自觉合群”的女作家的狼狈相。她显得体面么？恰恰不。

此文刊于1994年1月24日《文汇报》的“生活”版。同时刊出的林巧英的《观剧奇遇记》，则是写一对最普通的中国夫妇在英国的遭遇。他们去听音乐会，然而票已经卖光了：

时针指向七点，楼上隐隐传来乐声，序曲奏响了。站在空空荡荡的大厅里，心亦空空。我们垂头丧气正想离去，一位剧场工作人员快步走来。他开门见山就说：“你们是来听歌剧的吗？”

“当然”。

“这儿有多余的票”。说着递过两张头等座票，……我先生不再犹豫赶紧掏钱。他笑着摇摇手：“不必了，订票的人已付款，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来，肯定来不了了，你们快进去吧。”真是一份意外的惊喜，我们连声道谢，三步并作两步奔上楼去。

不料，歌剧演到一半却发生了火警。以后的场面，也是既新鲜而又很有意思的：

“快，跟着他们出去。”先生指着纷纷起座的英国人说。满场子的观众正在紧急疏散，听不到大声喧哗，看不出惊慌失措，更没有争先恐后，只是后者紧跟前者，不停地移动脚步。一位绅士胸前的花碰落了，说声“Sorry”，弯腰拾起，轻轻一吹，重又插上。这可爱的英国佬，在忙乱中仍不失风度。一排排的人迅速而又秩序井然地撤向门外。置身其中，我不由从心底里叹服英国公众的良好素质。

不一会儿，场内观众都撤到了街头。一辆辆消防车、救护车和警车呼啸着接踵而来，打头的竟是BBC广播公司的新闻采访车。大约一刻钟后，剧场经理出来打招呼说，刚才是后台的一场小事故，让大家受惊了，很不好意思。现在请大家入场继续欣赏歌剧。如果警铃再响，请各位稳住阵脚，不要再用。他担保平安无事，因为消防车就在门外。

一席话，顿时使气氛活跃起来，一帮英国佬嘻嘻哈哈说笑着，鱼贯而入，择席坐定。帷幕拉开，音乐依旧。仿佛这里什么也没发生过。

这些“英国佬”体面吗？这对普遍的中国夫妇体面吗？——很体面。

他们遇到了意外的惊喜，也遇到了意外的惊吓，但他们却一再获得并保持了自己的体面。尽管他们未必有像陈祖芬那

样体面的身份。

在中国古代，也曾有过“君子死，冠不免”一类的保持自己尊严的传统。（语出《论语》。孔子弟子子路临死，还不忘将帽子扶正。）但这说到底，还只是一种原则，并且只是一种在少数“君子”中流传的原则，根本没有变成一种民族的风习。一遇事，就难免你争我挤，洋相百出，更无什么风度可言了。只要看看现在火车、轮船甚至飞机上下客时争先恐后的奔跑状、拥挤状，就可想见其它了。

当然，“风度”并不是最重要的。帽子正不正，掉下的花要不要弯腰拣起，这都可以因时而异，因人而异。难得的是那种镇静的、处乱不惊的心态，是整整一大群人却都能拥有同样的心态。是如此普遍的对于别人的尊重，以及对于自身的尊重。这不是外力所能造成的，也不是短期内所能训练成的。这是漫长历史的结晶，是精神的文明史发展至今的结果。

所以，“合群”而能获得体面，这是有一个前提的，即这个群体本身须是文明的，是懂得尊重每一个人、而又能使每一个人保持自尊的。

文明的人群是历史的产物，不文明的人群也是历史的产物。

柏杨先生曾满抑着悲愤，记下了这样一些中国特有的观念和传统：

最精彩的还是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杨淑慧女士的一篇特稿，标题是《爱心乎？体罚乎？运用得当最为重要。只要避免学子误入歧途，教育局何须硬性规定。》文中有一段留芳千古的话，她报道曰：“据了解，台北市某著名国民中学一位男老师，他的‘教鞭’和

‘教学’同样有名，上课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藤条，（柏老曰：好一个大刑伺候的场景。）然后和学生约法三章，每次考试距离标准成绩几分，就打几下。结果，这位老师的班级，成绩总是特别好。（柏老曰：也就是升学率高。）他的大名全校响叮当，（柏老曰：他如果在讲台摆上钢铡，大名叮当的恐怕能响到伦敦。）学生都期望让他教，（柏老曰：这得作一个科学调查才算数，不能用文学的笔法。）许多毕业后的学生怀念的竟是‘排队打手心’，（柏老曰：刚考上联考的老爷老奶，还可能有一念。以后下去，恐怕不见得。）足见实施体罚与否，并不重要，（柏老曰：在该响叮当教习看，恐怕是实施体罚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体罚所带来的意义。”

这段文章是酱缸文化的特有产品，远在 1068 年宋王朝，这种产品就已经上市。……百思难解的是，奴性在中国何以不能断根？中国文化中最残酷的几项传统：给女人缠小足，阉割男人，和体罚，都已被革掉了命。“教育部”严禁体罚，是它所作的少数正确决定之一。想不到 20 世纪 80 年代，竟面临挑战。问题是，羞辱就是羞辱，只有奴性深入骨髓的人，才会身怀绝技，把羞愤硬当成荣耀。……

一旦学生对“排队打手心”都不在乎，羞耻心便荡然无存，体罚也便失去被认为“好”的一面的意义。考试有标准答案，不合格的就要受到暴力镇压，孩子们的自尊、灵性，和最可贵的想象力，恐怕全部斫丧。

（《把羞愧当荣耀》）

在另一篇文章中，柏杨又写道：

中国虽然有五千年的历史，但五千年来，对人性尊严摧残的封建力量，不是一天天减少，而是一天天增加，……其中最可怕的征候，就是廷杖。上自宰相，下至小民，只要管辖你的家伙认为你犯了法，他就可以把你的四肢抓起来，就在金銮宝殿上或公堂上，也就是在政府的所在地，加以拷打，把你打得皮破血流。这种廷杖制度，这种君夫思想的结合，使中国人的自尊，几乎泯灭，使中国人的人格，几乎摧残殆尽。中国人唯一保持自尊的方法，只有在受廷杖的时候，不喊出声音。常常有坚强的官员，当他被打的时候，痛苦得在地上摆动头部，把自己的胡子都擦掉了，却拒绝喊叫。这是那时代人们唯一可以办得到的，可是，却不能提升到反抗的层面。

（《人生文学与历史》）

面对这样的文化传统，我们又有什么话说？

然而有一点，我觉得柏杨先生说得并不不对。那些毕业了甚至长大了的学生，有时是真会很怀念儿时的“排队打手心”的遭遇的。时间拉开了距离，使当时那种难熬的羞辱感淡化了，过去曾有过的较强的刺激现在都成了回忆长河中的一波一澜，反倒比平平淡淡的日子更易于引起怀念了。而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怀念中大多还暗含着一点感激的成份，觉得多亏自己较早地遇到了这类打板子的先生，从而知道了要上进，要努力避免当众挨板子之耻，从而逐渐地成长为一个合群的成功者了。

有这样心理的人(恐怕不是一个一个的人,而是一代一代的人),怎么还会去想到“反抗”呢?说到底,“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体面观,在我们头脑里是异常地根深蒂固的。与其反抗不成而遭致更大的不体面,还不如早些学乖,在强有力的板子的指挥下老老实实去争取那较有把握的一点点体面吧。一个小小的学生,又有什么力量在反抗中去战胜威风八面甚而手执藤条,并且背后有着几千年文化背景作支撑的“教习”呢?而这样的台北的学校,实在只是台北(乃至更大范围)的社会的缩影,离开学校,会发现社会的压力更强大,更无情(柏杨自己就因发表了讽刺蒋介石父子的漫画便被监禁十年,差点被执行枪决)。于是,一代代人感谢儿时的奴化教育,也就变得很有理由了。

然而,社会总是在自我突破、自我否定中前进的。这种以服从摆布为体面,在棍棒的压力下低头捡拾体面;因别人未能捡拾同样多的体面而投来了羡慕的目光,便以此引为最高的荣耀。这样的社会,会前进得很快么?

但也并非始终没有反抗。

随着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和世界化,外面的多元文化与传统文化不断发生冲撞和互补,人的观念便也开始活跃起来,流动起来。我们终于看到了许多不以旁人眼中的体面(甚至是几千年来普遍公认的体面)为体面,而能遵从自己内心的呼唤,公然发出反抗的可惊可喜的事实。

也是在《文汇报》的“生活”版上,1991年12月11日,登载了年轻作者王安梳的一篇短文:《妻子发胖之后》。妻子婚后发胖,周围四邻八舍都来关心、打听、道贺、劝说……因为怀疑她是怀孕了。但这对夫妇早已商量好了,是不打算要孩子的,于是对旁人没完没了的干预就日复一日地不耐烦起来。太太